

## 牛头山之三碑载史

□陈统魁

风景总在人迹罕至处,武义是个好地方,可以泡温泉,可以漂流,于是与同事们相约带娃一起去。孩子对水总是天生的欢喜。

漂流总在山高水长的地方,牛头山是最佳的选择。到了牛头山,就有远离尘嚣之感。首先进入一个古典式山门,上书三个字:步虚门。山门内悬挂几块匾额,其中一块厉害了,是启功临的唐玄宗《步虚词》:

清溪道士人不识,上天下地鹤一只。洞门深锁碧窗寒,滴露研朱点周易。

清溪道士者,唐玄宗的老师叶法善也。开元八年(720),叶法善在京都景龙观仙逝,唐玄宗追封其为“越国都督”。按照叶法善遗嘱,玄宗赐其灵柩回乡。又19年,唐玄宗缅怀之情依然,亲撰《叶尊师碑铭并序》,称赞老师“非夫道臻博大,德合神明,其孰能与此也?”至今在牛头山,仍有御碑亭。

园区里大树参天,森林覆盖率高达98%以上,负氧离子丰富,一路上断崖、峭壁、险壑错综有致,峡谷、溪流、瀑布、碧潭美不胜收。沿着顺时针上山,在路边又见一块碑——《叶有道碑》。传说,法善请处州刺史、书法家李邕为叶之祖父有道先生(名国重)写碑文,李邕作了文但不肯书。一晚,李邕在梦里为法善书写碑文,未毕,鸡鸣梦醒,止写到“丁”字下数点。此碑故又称“丁丁碑”。如此离奇,古人亦有不信的,“齐东野语,不足为据”。

《叶有道碑》为“处州七碑”之一。书者李邕行书师法二王,尤得益于《集王圣教序》;褚遂良、欧阳询,并且掺入北碑笔法,终于形成了自己的面貌:笔力遒劲,行楷相间并以行楷入碑,结体左大右小,斜画紧结。董其昌自称生平最嗜李邕之书,把李邕与王羲之相提并论:“右军如龙,北海如象”。

《旧唐书》称:“邕早擅才名,尤长碑额,虽贬职在外,明朝衣冠及天下寺观,多赍持金帛,往求其文。前后所制,凡数百首。”李邕的前期作品《麓山寺碑》,该碑原石仍存,虽见剝损,大概亦不失本来风貌,该碑因文、书、刻三者俱佳,故有“三绝碑”之称,为历代金石著录家所重,尤其是明清书家。唐代很重视书法,很多人以书法名世并平步青云,但李邕却不屑以此谋取进身之道。

五代释亚栖《论书》主张通变,将李邕及有唐诸名家并称:“凡通则变。王(羲之)变白云体,欧(阳询)变右军体,永禅师(智永)、褚遂良、颜真卿、李邕、虞世南等,并得书中法,后皆自变其体,以传后世,俱得垂名。”

李邕的父亲李善也是文学史上了不得的人物。他隐居时曾以讲《昭明文选》为业,是真正把《文选》吃透的人,我们现在读《文选》,首选李善注本。

走到半途,我家娃实在爬不动了,大部队继续登顶,我跟娃脱离队伍,到三清殿下的水潭玩水。溪水太凉,不适合长久的泡水,就慢慢地边玩边往外走。到下午一点多了,大部队还没下来,我跟娃在景区门口等大伙儿。抬望眼,上面挂满匾额,历高宗、武则天、中宗、睿宗、玄宗五朝。亭柱上的一副对联吸引了我:文雄北海三碑载史极贞可传承,源溯南阳五代承学至宠无再现。

三碑?除却《叶有道碑》、《叶尊师碑铭并序》,另一块是什么碑?问了同事,大家也没发现。只能求助网络,加妄自猜测,或是叶氏三碑:《叶有道碑》《叶慧明碑》《叶尊师碑》。是耶?非耶?

## 醒着的人

□郑凌红

理完发,没想着往熟悉的方向走。在一家超市门口,看到了许久未见的人。确切地说,是以前的租户,我们彼时是隔壁邻居,如今回想,初见已是十几年前,对光阴的感慨只能独自下咽,岁月在脸上划过的线,终究成了忽隐忽现。

因为是老乡,她先认出我来。寒暄几句后,一个人跟着意念,往菜场走。说是菜场,只是临时的。小县城的夜晚来得快,除了零零星星在店门口摆摊的人们,剩下的就只是安静的晚风和偶尔穿过的落寞的背影了。

我在临时菜场面前停下来。突然间,就想作片刻停留。有多久没有这样慢下来了,又有多久对平常不过的事物如此留心。一位老农,七十来岁的样子,面前是一摊摆放整齐的玉米。有的玉米被剥开,袒露出一截嫩黄。边上围了几个妇女,在谈着价钱。老农说,反正也不早了,家里的老太婆在等着呢,便宜卖了,两块钱一根,自己挑吧。我走近,下蹲,用手摸了一把,好比有土地的湿润感直线上升,穿过脑际,打了一个激灵。这种感觉,和父亲在自家菜园地里种下的玉米一样,那么熟悉,毫不陌生。我又看到,老农手上拿着一个小本子,上面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一些数字和文字。我问他,这上面记着的是什麼。他说,是买玉米的人,因为有些是熟客,他记的是土名。还有买走的数量,和收下的钱。我看地上还有几根玉米,便拿了几根,付了钱。心想着,这样的话,他能早点回家,我也不会不好意思。

起身之后,鼻尖传来烤饼的香味。玉米摊一米开外,烤饼摊紧挨着。尽管当时没有人光顾,但一盏白色节能灯在暗夜下却格外显眼。我看着摊主专注的眼神,想着他一定做着和白天一样熟悉的动作,也许单调,却全神贯注。他每烤好一个饼,一定在等着饼香传递到更远的地方。这样的一种境界,在旁若无人的当下,已然十分珍贵,让我有一瞬间的双眼朦胧。

夜归宁静,夜未宁静。回家的路上,我想起一些事情。想起这个夏天,因为天热,我对生活常常闷闷不乐,无精打采,不由得耳根发热。老农的眼神,饼炉前的灯光,还有那些看见看不见的目光和付出,提醒我,这匆忙的岁月里,一定要提起精神,努力做个醒着的人。

## 三百年来一国遗

□钱科峰

十里湖塘七尺庙,三山十堰念眼桥。湖塘,鉴湖源头,七尺庙相传是大禹诛杀防风氏的地方,因地下挖出巨骨而建七尺庙,然而到了清雍正年间,庙不如坊,只因一章姓酿酒人在七尺庙旁煮饭作醪,酿为琼浆,从此酒香四溢,酒坊云集,与阮社、东浦成酿酒三大圣地。

取水于鉴湖之畔,又得漕运之便利,这十里烟波满眼青翠深受酒坊业主青睐,章氏的酒坊几经父子易代,鼎盛时规模竟达20余亩。如今寻访旧地,原厂原址竟仍保留着嘉庆年间的酒坊旧屋,灰墙石砌,雕樑画栋,木柱花窗,空气中弥漫着岁月沉淀的气息,展柜中摆放着上世纪50年代的“鉴湖长春酒”。此时已无章氏后人的印记,只有“鉴湖酒坊”的招牌声名远播。

前几日,初到鉴湖酒坊,恰逢酒坊第300代酒药交接仪式,颇觉惊讶,这300年来从不间断的赓续传承,自清代人民国而至盛世,酒坊以顽强的生命力扎根于鉴湖之畔,生生不息,实为传奇。200多年的老坊前面摆放着石捣臼,工作用木杵捣椿原料糙米和辣蓼草粉,几十下的锤打,黏性十足,形成泥团。辣蓼草是从诸暨枫桥的溪滩采集的,是催化酒药不可或缺的原料,再是切块、滚圆,第299代酒种撒在新制的药坯之上,开始发酵成为第300代“酒娘”。这历史之悠久,匠心之传承,可谓酒乡之传奇。

三伏制药,八月踏曲,立冬浸米,冬至开耙,立春封坛。在千年沿袭的绍兴酒酿制技艺中,制药是第一道工序,所谓“做酒看娘,做娘看药”,酒药的传代意味着百年不变的品质,对糖化和发酵起到决定性作用。由章庆记酒坊变身鉴湖酒坊,酒坊变化很多,但技艺传承不变,糙米加辣蓼草,鉴湖水加石捣臼,熟糯米加老大瓦缸,一切都是传承的器具,一切都遵循自然的发酵,没有科技与狠活,把道家自然在酿酒流程中发挥到极致,谁说佳酿不是大自然的恩赐呢。

在我记忆中,鉴湖牌加饭酒成名很早,江湖地位比“二山一塔”高出许多,1933年出版的《中国实业志》记载,当时绍兴年产300缸以上的酒坊有68户,而湖塘的章万润酒坊年产2910缸,章庆记是章万润的分号,也就是如今的鉴湖酒坊。1952年的国宴上就有鉴湖酒的身影,系第一代国宴黄酒,当年,鉴湖牌绍兴酒还被评为“全国八大名酒”之一,与茅台、西凤、汾酒、泸州老窖等齐名。

成于鉴湖,感恩鉴湖,鉴湖酒坊的酿酒人至今保留着手工酿酒的非遗传承,恪守300年来“一冬酿一酒”的传统,从酒药、曲麦制作到浸米、发酵、开耙等,所用器具均为瓦缸、酒坛、木耙、蒸桶,自然发酵。即使销量再好,酒坊也无法再扩大产量,全手工艺流程与机械化生产完全不同,匠心是无可替代的,每一滴好酒都是心血结晶。

汲取门前鉴湖水,酿得绍酒万里香。300年来唯一坊,鉴湖酒坊生于斯、长于斯、成于斯,厂址没变、工艺没变、品牌没变,在第三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中,这个诞生于清雍正年间的“活石化”成为全国黄酒行业唯一的工业遗产。鉴湖还是那个鉴湖,酒坊还是那个酒坊,我用脚丈量着百年沧桑的青石板,眺望一垒垒整齐划一的酒坛子,有醪糟的馥香飘过,满心陶醉,满心欢喜,只为这300年不变的传承,300年不毁的国遗。

鉴湖酒坊是一部活着的酿酒史,是一部黄酒的线装书,它用一景一物、一砖一瓦记载着清代以来的酒乡盛况,记述着鉴湖水出佳酿的真实历史。走走看看,这里到处都是酿酒的传奇。

掌上清凉

□阮振亚